

DUKU

读库

1002

书馆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DUKU

读库

1002

主编 张立宪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库1002/张立宪主编.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80225-942-3

I. 读… II. 张…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IV. ①I21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2010) 第070800号

读库1002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88441372

官方网站: www.duku.cn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5×925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10年5月第一版 2010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942-3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DUKU1002 · 目录 ·

01-107	一站一坐一生	全冰雪
108-156	私人编年史：我的1998	肖 逢
157-178	北京四中	北 岛
179-214	联大教授	张家荣
215-233	仓央嘉措圣歌七十首	龙 冬 译
234-243	开始成为商人	何 叶
244-268	胶片内外的华沙	罗展凤
269-291	北大荒	冯敬兰
292-309	笨拙与精明	张宏杰
310-317	心中的大佛	傅惟慈

一站一坐一生

仝冰雪

一个中国人的六十二年影像志。

相册寻根

2007年9月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家中上网，手机突然响起。接通后，一位方音很浓的人告诉我，他是福州的一位书商，手中有一套刚刚收到的老照片册，向我咨询它的价值。2005年我创办在线“中国摄影博物馆”和“中国老照片网”，明示“免费鉴定各种老照片”，所以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类似的咨询电话。

这位旧书店老板告诉我，这是他不久前收到的一个人的肖像照片册，据说是从福州著名的老城区三坊七巷流出来的，照片册的主人每年照一张像，连续照了很多年，照片册上还贴有一张著名画家陈子奋的题字。他觉得很珍贵，问我照片的估价，想不想要，还说已经把照片发到了一个收藏网站上。

我登录那个收藏网站后，开始仔细辨认推销人所说的老照片册。因为他翻拍得不是很好，要靠我的形象思维来辨认和想象老照片册本来的样子。经过几分钟的查看，我深深地震惊了。

这是一个中国人连续六十二年的留影。从1907年到1968年，主人公从二十七岁到八十八岁，每年一张，一张不少，整整六十二张，还有一张1901年单独的照片及他在1906年的结婚照、结婚四十年和六十年时与夫人的合影。每张照片下面或上面都有他亲笔所写的拍摄时间、当年的年龄及家庭、国家大事等，照片基本是六英寸的银盐照片，大都是在照相馆拍摄。从第一张清朝的长发蓄辫到民国的长袍马褂，一直到新中国的列宁装，照片的主人公也从英姿勃发的青年变成了矍铄老者。一张张照片，忠实记录了这位主人公从风华正茂走向人生暮年的完整过程，我一下子被深深吸引了。

这位书店老板不仅把照片发到网上，还把它挂在了淘宝网上叫卖。但由于他开出的是一个当时很多人视为天价的价格，所以基本没有人浏览这个物品。我几个收藏老照片的朋友事后遗憾地告诉我，他们也曾经看到过这本相册，但都因为觉得标价离谱，没有细看。

而我在国内网上淘宝，一直是从标价最高的物品开始浏览的。网上叫卖的收藏品因为基本不收取销售费用，所以收藏门类中，“垃圾”要远远多于真正的藏品，很多所谓藏品，在网上挂好几年都卖不出去，而一旦有好的东西，店主自然都标出天价，生怕卖漏了。国内外的收藏网、拍卖网、画廊网站，是我收藏信息的重要来源，而我的网上淘宝理念是：不怕贵，只怕东西不好，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垃圾”。也正是因为这个习惯，我一下子就被这本从未谋面的照片册吸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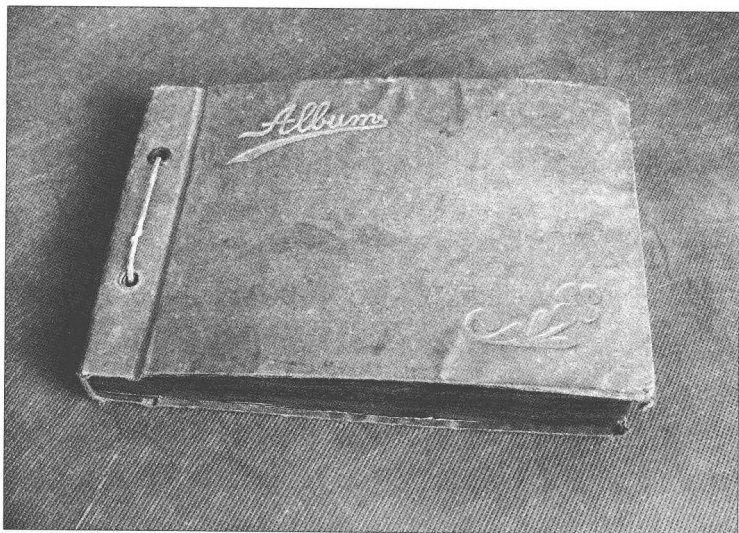
经过电话中与店主讨价还价，我最后决定“高价”收购这本照片册。由于卖家不接受网络支付，所以我委托在福州工作的同学第二天上门，代我交钱取走了照片册，并特快专递到北京。

两天后，这本照片册安全到达，正式成为我的藏品。

照相馆的肖像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早期摄影实践成果之一，也是我收藏和研究的主要方向。而在收藏过程中，我一直是相信藏品和收藏者之间的缘分的。这种缘分建立在收藏者虔诚的热忱、不懈的寻觅之上。

2005年，我建立了一个专业收藏和研究老照片的网站，也是我的个人收藏网站，当时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藏品，传播影像收藏的理念，这同时也改变了原来很多收藏家只是“收”和“藏”而秘不示人的传统收藏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立网站后，很多人知道了同类藏品的珍贵，给我的收藏带来了更多的竞争，或者说提高了我的收藏成本；但同时，我得到了更多的信息，不仅结识了世界上主要的中国老照片收藏家、研究者和交易商，还得到了很多一手的藏品信息。我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咨询或推销照片的电子邮件或电话。如果不是网络，我和福州这位书店老板是很难建立信息的直接关联的，而他正是通过网络搜索找到了我的网站。

当然，如果我只是想“捡漏”，在收藏过程中不愿付出真金白银，也不会对这本照片册关注。照片册在网上挂了一个月左右，如果有人提前买了，如果我在福州没有同学，晚去一天，这本照片册可能就和我无缘了，因为我买走的第二天，就有人上门向书店老板高价购买了。如果我只是想倒卖赚钱，这本照片册今天也不会在我手里了，因为买后不久就有藏友愿意出高价收购，被我谢绝了。



叶景吕肖像照片册外观。22×14厘米，绒面布，上有英文“照片册”字样。

经过两天的忐忑等待，终于接到了从福州发来的特快专递。我小心地打开包裹，那本带有历史遗韵的浅绿色老照片册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戴上白手套，小心翻阅着每一张照片。当天晚上，我足足翻阅了几十遍，旁边看电视的家人以为我走火入魔了。

我没有被喜悦冲昏头脑，而是从专业的角度来查验照片，看照片的真伪。

除了一张纸质剪影之外，所有照片都是银盐纸基的照片。从照相纸不同的色调来看，从清末民初的印相纸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的显相纸，符合不同时期相纸的发展特点。所有的照片清晰度极高，是原版无疑，并且照片和照片册纸板之间的粘贴痕迹、污渍程度都是一致的，不存在后期粘贴到册上的可能。

虽然根据照片主人在每张照片旁所写的字条上的文字看，所有照片的年代都是连续的，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到1968年，但其中是否存在当时主人为了给人显摆，而在编制照片册时作假的可能呢？

我首先查看了1912年之前的大清时代的五张照片，都是有辫子的，相貌变化也是逐渐成熟，时间顺序应当确信无疑。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他当年的肖像第一次剪掉了辫子，以后的肖像也一年年走向中年和老年了。我仔细辨别了照片主人每一年的容貌，尤其是面部的细微变化，看是否有面部衰老的跳跃或反复，来确定肖像的时间顺序是否有错位或重复。但这个猜疑被否定了，主人公一张张肖像中的面部从中年的成熟走向晚年的沧桑，是随着时间的平缓推移而逐渐变化的。

再仔细观察，几乎所有照相馆的背景不同，所有照相馆的道具不同，所有照相馆的地面图案也不同（或者角度不同）。主人公的服装、身上的饰物、手中的道具都是不同的，从侧面更加印证了每一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不一样的。

从照片册下面手工书写的标签来推断，这本照片册应当是1940年左右编制而成。因为1940年之前所有标签的字迹和所用纸张基本相同，主人公应当是把别的地方存放的照片在1940年重新整理粘贴在这本照片册上，并书写了说明标签同时贴上，标示出拍摄的日期、自己当时的年龄

等。1940年后，每年照片的标签不论是字迹还是纸张，不同年份就变得不一样了，一直持续到1968年最后一张。

我反复翻看着照片册，体味着一个六十多年的时光隧道。时间在倒流，主人公在向我娓娓诉说，从大清、民国，再到新中国三个时代的飞奔跨越，从早年光鲜摩登、中年稳重平实，到老年朴素安适的精神变化，主人公的眼神里有着几乎不变的从容淡定。他究竟是谁？是什么让他如此坚持拍摄了一生呢？

凝视着这本照片册，我的思绪也逐渐展开。从常理推断，在清代和民国早期，能够去照相馆照相的人肯定不是普通人。从他肖像的拍摄时间、数量和连续性来看，主人公要有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思想比较开放，能够接受摄影术。那时很多中国人把摄影称为“巫术”，认为能够吸走人的灵魂，对照相躲之惟恐不及，就像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所说，“S城人却似乎不甚爱照相，因为精神要被照去的”，所以喜欢照相术的人一般都是和“老外”打交道较多的上流社会人群或开明人士、出洋归国者。

二是经济条件要相对较好。清末和民初摄影术在中国还不普及，属于“高档消费”，到照相馆照一张照片非一般人能承受。史料记载，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初，在中国拍一张全身照要一两块大洋，相当于买几十斤大米，此人能每年拍照，应当经济条件较好。

三是此人生活相对稳定。他应当常年在福州生活，才有可能每年去拍摄一张。如果是官员或者纯粹的生意人，不断地远离沿海地区或大城市，是不可能每年在当地找到照相馆拍照的。

关于照片主人，照片册上有些零散的信息。一是照片册首页有一张宣纸的题字，上云：“是寿者相，景吕先生属题，一九五六年元月弟陈子奋用佛语。”景吕是名、字还是号？很难确定。另外，照片册上的文字表明：他出生于1881年10月6日，夫人名叫倪淑玉。

照片册中晚年的很多照片是在福州“时代照相馆”和“艺光照相馆”拍摄的，所以此人应当是长期生活在福州，这与卖给我照片的书店老板从福州三坊七巷流出来的说法一致。此外，主人公第一张照片是1901年在伦敦拍摄的，所以此人应当出过洋，是留学生、官员还是做海

外贸易的生意人？

我上网搜索后发现，有“王景吕”、“李景吕”等人，但没有一个符合1881年出生。于是，我来到了国家图书馆，查阅《福州名人故居》、《二十世纪福州名人墨迹》、《近现代福州名人》等专著，也没有任何叫“景吕”的人。我购买了厚厚的上下两册《民国人物大辞典》，但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作为一名媒体人，我理所当然想到求助当地媒体。从照片后期的拍摄者——照相馆的信息看，他晚年应当生活在福州，1968年，他八十八岁，以后就再也没有照片，很可能在那一两年过世了。虽然时隔近四十年，但应当有后人、亲戚或邻居等认识他的人在世。

于是我起草了一篇稿件，并附上照片册中主人公1968年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1966年和夫人钻石婚的合影，以及照片册上的题字，分别电子邮件给《福建日报》、《福州日报》、《福州晚报》等媒体。很快，《福州日报》在2007年11月6日刊载了《珍贵老照片 急寻知情人》一文。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新闻登出的当天，报社就接到了很多电话，最有价值的就是照片册主人公的孙子叶林先生打来的。《福州日报》记者朱榕第二天（2007年11月7日）写了一篇跟踪报道《珍贵老相册寻得知情人 相册主人曾出使英国》：

核心提示：一本珍贵的老相册，从福州的三坊七巷辗转流落到北京知名的老相片收藏家全冰雪先生手里。相册里基本上一一年一张的肖像集，记录了相片主人精致的一生。相片主人“景吕”到底叫什么，他又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人生？6日，一个来自相片主人孙子叶先生的电话，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团。

相册今年搬迁时丢失

相片主人叫叶景吕，生于1881年农历10月6日，1960年以前都生活在仙塔街的老宅里，1960年迁至官巷，一直到1968年辞世。

今年夏天，在三坊七巷搬迁时，叶家人精心保存的两本相册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这事让小孙子叶先生念叨了许久。叶景吕老先生的相

片见报后，叶先生非常激动，许多亲戚也打电话询问怎么回事。叶先生说，6日一整天，家里的电话都没停过。

叶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在搬家时总共丢了两本相册，全先生得到的相册约三十二开大小，还有一本十六开大小的相册，里面有许多亲朋好友的合照。叶景吕老人十分痴迷摄影，从年轻时代起，他每年都会在“时代照相馆”拍照留念。全先生收藏的相册里包括景吕老先生从1901年到1968年的历年肖像（实为1901年和1907年到1968年历年肖像，笔者注），基本上每年一张，可以说完整描述了他的一生。

叶先生说，叶家不算什么名门望族，但他猜测爷爷和当时富极一时的仓山罗家有着姻亲关系。在亲戚间也都盛传曾祖母的娘家就是罗家，而爷爷也尊称罗家的老爷为“舅公”。由于年代久远，叶先生只隐约记得爷爷在罗家货铺内担任过掌柜一职。而且在他小时候，爷爷还曾带他去罗家大宅里玩过好几回。但时隔多年，他有些记不清了。

叶景吕先生做事稳重，人缘极佳，在罗家很受器重。因为叶景吕先生人缘好，在三年困难时期，叶家收到不少来自罗家后代以及亲朋好友暗中的经济援助。

但因为政治原因，爷爷对自己解放前的经历往往三缄其口，偶尔会对从小疼爱的二孙子说上几句。但如今二哥也去世了，叶先生对爷爷的具体经历也就不得而知了。

能讲一口标准英语

叶景吕曾出使英国的经历，叶先生是从母亲口里得知的。“据说，是跟大使一起出使英国的。”叶先生告诉记者。

从英国回来后，叶先生就在罗家当起了掌柜。记者经查询史料得知，在罗家的历史上，曾出过一个外交家、翻译家罗丰禄先生。他曾作为清政府选派的第一批留学生赴欧留学，后出任清政府驻英国、意大利、比利时三国钦差大臣。叶先生出使英国的经历，很可能和罗丰禄有关。

让叶先生记忆深刻的，是爷爷一口流利的英文。叶先生回忆，爷爷出使英国回来后，就是凭借这口标准英文成了罗家的英文私塾先生（实

为中文私塾先生，笔者注）。

叶先生觉得，那段出使英国的经历，影响了爷爷的一生。作为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中国人，爷爷一生都保持了那种进步、时髦的生活态度。

极为注重生活细节

“逢年过节亲友互相拜访，他都会拿个小本子，记下某年、某人来过，送了什么东西，记得可详细了。”叶景吕先生的郑重其事，给孙媳叶太太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是很注意过年过节、亲友团聚这些细节的，把这当成一件大事。”在夫妇俩的印象中，叶景吕始终是那个穿着对襟青布大褂，在略显昏暗的房间里，悠闲地听着广播、翻看报纸的形象。

叶先生记得，在相册里，叶景吕有一张穿白衣扛哑铃的照片，其时髦让人印象深刻。叶景吕的儿媳妇，也就是叶先生的妈妈，据称也是个时髦的美人，在青岛当姑娘时，就曾游泳、骑自行车。而这些在旁人看来新鲜做派，叶景吕也毫无障碍地接受了。

相册里还有一张黑纸剪的叶景吕的侧像，十分有趣。叶先生告诉记者，当时社会上有一股“镇压反革命”的潮流，叶景吕那年突然决定不拍照了，而是到街上找个剪纸先生，照着自己的侧脸剪了一张剪纸贴在像册里。

在叶先生出示的一张1967年（实为1963年，笔者注）——也就是叶景吕先生去世的前一年——在杭州所拍的全家福相片的背面，有叶景吕先生留下的钢笔字迹，称“几年来承三弟五促到杭一游……本年四月初二是三弟七十大寿，经过祝寿、团聚、游览之后，夙愿已偿，特会拍一照以资纪念。”寥寥数语，却流露出其对亲情的深深眷恋。

同时，报社还收到了福州清代著名外交官罗丰禄后人打来的电话，《福州日报》记者朱榕2007年11月8日发表了报道《珍贵相册寻得知情人 罗家后人还记得“叶先生”》：

一组老照片，引发了大家对于相册主人叶景吕和当时福州生活的好奇和遐想，仓山罗家后人在见到本报报道后，一眼认出景吕先生就是当年的“叶先生”。

7日下午，在仓山区立新路18号的罗园里，记者见到了罗家后人——罗丰禄最小的孙子罗孝逵先生。八十多岁的罗孝逵是罗家“孝”字辈中年龄最小的。罗孝逵告诉记者，由于他们这一支系的罗家后人普遍缺乏经商才能，他们家的生意基本是叶景吕支撑，大家都尊称叶景吕为叶先生。就是这位叶先生，以生意人的精明和八面玲珑的处世手腕，支撑着他们家的企业。在罗家店铺倒闭后，叶先生也赋闲在家了。

到抗战后期，因生活所迫，罗家开始变卖房产。罗先生隐约记得十多岁的他经常被母亲派去给叶先生传便信、带东西。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家里妇孺居多，又信任这位掌柜先生，便托他做些变卖典当之事，以维持家用。十多岁的他尽管懵懂，但还是觉得这位老先生很慈祥。当时两家人来往走动还挺勤，等到他这一辈人长大后，就渐渐不太联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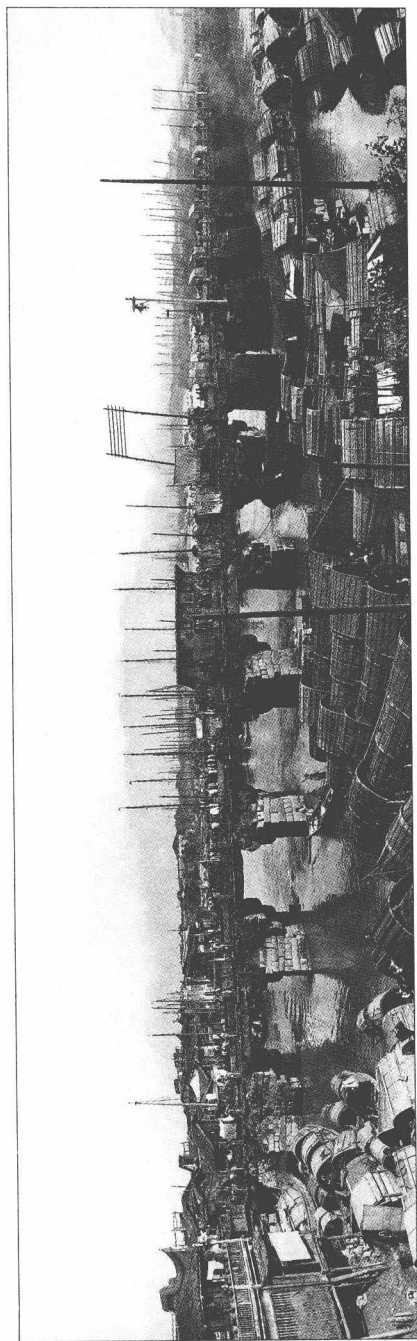
1968年叶景吕辞世，不到一个星期，叶景吕的太太也追随而去（其实是叶太太辞世几天之后叶先生才去世，笔者注）。这些事情，罗孝逵都不知情。知道“叶先生”仍有后人留在福州后，罗孝逵先生表示，改日一定聚聚，多聊点以前的事。这十年来，罗孝逵一直在致力于罗氏族谱的考证，找到当年大家都熟悉的“叶先生”及其后人，对他来说真是一个意外之喜。

几天后，通过当地记者的牵线搭桥，我和叶林先生终于联系上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交谈，我开始对叶景吕先生的身世有了大概的了解，六十多张照片在我的头脑中开始变得鲜活起来。不论是主人公大清年代的传奇海外经历，还是民国时期持续的商人生涯，以及新中国初期突兀的剪影肖像，都引起了我的探究欲望。我和叶林先生约定，以后一定去福州拜访他，听他讲讲爷爷当年的一生，满足我的好奇，也还原一个岁月流逝、时光老去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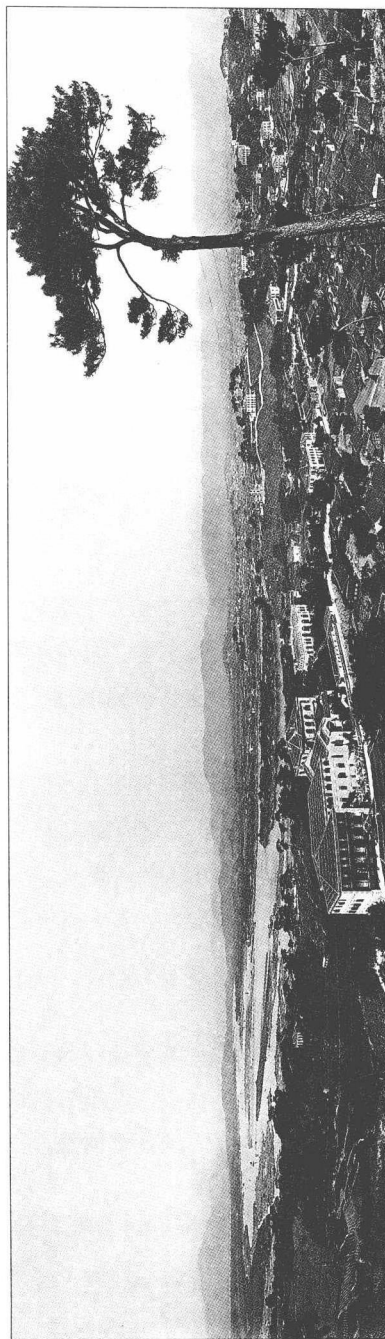
是寿者相

鼓山苍苍，闽水泱泱。榕苑听雨，桑溪流觞。

偏隅华夏东南，坐拥独特地理区位和人文意蕴的福州，就是照片册



“千船竞发，桅帆林立”的福州内港。这是从台江万寿桥上游桥头的小河口附近的岸边所拍摄。闽江上船舶横陈，桅杆林立。中间万寿桥上商铺小贩云集。一片繁忙景象，远处依稀可见中洲岛和仓山的烟台山。原片30×10厘米，银盐纸基，1906年左右，拍摄者不详，私人收藏。



从仓山长安山上俯瞰闽江两岸，前景中间可见仓前大量西式洋房和中式建筑混杂，中间小岛为三县洲，对岸为繁华的台江商业区。原片30×10厘米，银盐纸基，1906年左右，拍摄者不详，私人收藏。

主人公叶景吕的出生地。

福州自古是八闽首府，历史悠久。它滥觞于炎黄文明发展之初，立国于商周蛮荒之境，建邑于闽越融合之时。

考古发掘证明，在距今三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今天的闽江流域便有了古人类——闽人生活的痕迹。距今两千多年的西汉时期，汉武帝册封在福州自立为王的勾践后裔无诸为闽越王，并建造了以冶炼技术为先进标志的“冶城”，开始了闽地吸收中原汉文化的进程。

两晋时期中原战乱，衣冠士族南下入闽，史称“衣冠南渡”，是中原人向福州等地大迁徙之始。

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因州城西北有福山，更名为福州，是福州命名之始。

唐末五代初，河南固始王氏三兄弟率中原十八姓随军入闽，掌握军政大权后发展经济，扩建福州城池，给闽地带来繁荣。

南宋之时，作为京城临安大后方的这里更是人文璀璨。宋朝文儒龙昌期撰有《三山即事》一诗：“苍烟巷陌青榕老，白露园林紫蔗甜。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反映出当时的福州已成为繁荣的港口城市。

元朝统治时期，福州的交通和海上航运得到进一步发展。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就记述了这座美丽、富足又充满商机的城市。到了明代，统治者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福州纺织业、商业、航海业复苏，郑和七下西洋，多达百余艘船组成的船队就是经从福州长乐和闽江口的五虎洋出海的。

清康熙之后，福州安定，社会经济一百多年中又进一步发展，人口增加了许多。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成为中国大宗货物的集散地。这时的福州，城市日益扩大，城内、南台和仓山连成一片，仓山成为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国领事馆区。

1881年10月6日，叶景吕出生在福州。叶景吕正名叶我淇，“景吕”是他的别名，在家中排行老二，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叶我城和叶我淮，还有一个妹妹。

叶景吕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和家庭之中？他又是如何开始传奇的影像一生呢？2008年秋季，带着这些疑问，我来到榕城。抵达当天，我迫不及待地来到叶景吕的小孙子叶林先生家。

叶林，叶景吕长子叶健明之子，1943年出生于桂林，1948年返回福州，在福州第三中学上初中，在福州第二中学上高中，1965到1977年在福建建阳下乡，回城后在福州安泰塑料厂做电工，1988年任鼓楼塑料包装厂厂长。现已退休，居住在福州。

这本照片册正是从叶林先生家里流出的。叶林先生告诉我，2007年夏天，由于三坊七巷的改造，他们准备从宫巷33号搬出。搬家的时候，他的儿媳整理房间，发现了两本相册。叶林先生看后，说是爷爷的相册，一本就是我目前发现的这本，还有一本是一个大本，里面有很多合影，叶林并不太认识里面的人，但其中四分之三的照片“文革”期间已经撕掉了，比如长辫子的，穿高跟鞋的，打扮时髦的，剩下很多都应当是罗丰禄家族的人。他把两本照片册放到家里的玻璃柜上，过些日子搬家的时候，可能是被搬家的人丢在院子里或马路上了。

从三坊七巷的宫巷老宅搬出后，为了照顾上学的孙子，叶林一直与夫人租住在一个五十多平方米的简朴公寓中。他们夫妇俩热情接待了我，向我娓娓道来他们记忆中爷爷的故事。



叶林在老宅宫巷33号一进天井。2010年2月，唐希摄。